

# 漢藏比較研究和上古漢語詞彙史

梅祖麟

**提要** 近年來龔煌城給三百來個漢藏同源詞具體擬構了韻母，而它們的聲母大致也可以擬構出來。本文嘗試說明漢藏比較研究對漢語詞彙史研究的重要性。

第一，漢藏同源詞把漢語詞彙的歷史一直推到距今 6000 年，給漢語詞彙的歷史至少再添上了 3000 年。第二，在古文字、古文獻裏晚出的字，語言中不一定晚出。比方說，“蝨”字最早在戰國時代的《韓非子》裏出現，但是 \*srjik > \*srjit [蝨子] 在藏語、西夏語、列普查語、盧舍語中有同源詞，可見 \*srjik [蝨子] 在共同漢藏語中已經流行了。第三，從漢藏語的比較來看上古漢語的指代詞，可知 \*ngag [吾]、\*njag [汝]、\*bjag [夫、彼] 是漢藏語中最古老的語詞。因此，甲骨文有“我”無“吾”這件事實不足以說明商代漢語沒有第一人稱 \*ngag 字。第四，“薪” \*sjing > \*sjin 在共同漢藏語裏的古誼是 [樹，木]，在商代漢語裏變為 [柴火] 義。“翼” \*lək、“肝” \*C-kal、“辛” \*sjin、“夕” \*s-la 在共同漢藏語裏的古誼分別是 [手，動物的前肢]、[腰，腰子]、[肝]、[月亮]。

最後討論編寫《上古漢語語源詞典》需要預先做哪幾種溯源的工作。

**關鍵詞** 漢藏比較 歷史詞彙學 語源學 形態 詞義演變 詞彙替換

## 一、引言

漢語和藏緬語的比較研究在二十年代末期已經開始，但有系統的進行卻是六十年代末期的事。七八十年代白保羅（1972）、包擬古（1980）、柯蔚南（1986）、俞敏（1989）相繼發表了他們的漢藏同源詞譜。

龔煌城《漢、藏、緬語母音的比較研究》（1980）首次確立漢語和藏語、緬甸語的母音對應關係，龔先生所發現的若干漢藏緬母音對當關係的規律可以用來篩選其他各家所提出來的漢藏“同源詞”。龔氏的《共同漢藏語的韻母》（1995）是他（1980）那篇文章的進一步擴充和發展。在這一篇文章中，他把西夏語（漢藏語系語言中第四個古代語言）也納進了比較的範圍，並且為 278 個漢藏同源詞具體構擬了韻母。連帶龔氏在《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的詞頭問題》（2000）、《上古漢語與原始漢藏語帶 r 與 l 複聲母的構擬》（2001）裏新添的同源詞，現在有 300 來個相當可靠的漢藏同源詞。

龔煌城的中英文論文，散見各學報及論文集，不容易一下子看全。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 2002 出版的龔煌城《漢藏語研究論文集》以及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的龔煌城《漢藏語研究論文集》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本書收集了龔先生二十年來關於漢藏比較研究以及上古音研究的 9 篇中英文論文，琳琅滿目，美不勝收。

我們讀名家的漢藏語同源詞譜，總想知道其他各家對這對或那對同源詞的看法。龔先生的高足全廣鎮教授做過“集說”這樣的工作。他的《漢藏語同源詞綜探》（1996，臺北，學生書局）逐一評述勞佛（Laufer, Berthold）、西門華德（Simon, Walter 1929）、沙佛爾（Shafer, Robert）、白保羅（Benedict, Paul 1972）、龔煌城（1980, 1994, 1993）、包擬古（Bodman, Nicholas 1980）、柯蔚南（Coblin, W. South 1986）、俞敏（1989）這八家的漢藏語同源譜，從這些著作中找到了 654 對漢藏語同源詞，而且針對每對同源詞，書中注出是哪家或哪幾家如此說過的。

下面我們要用龔書裏的漢藏同源詞來作例證，所選的同源詞是至少兩位專家認可的。

## 二、有關方法論方面的

從三方面來看，近年來漢藏比較研究的發展應該使我們重新考慮漢語歷史詞彙學的範圍和方法。

第一，漢藏同源詞給漢語詞彙史添了長長的一段歷史。按照王士元（2000: 177; 1998）的估計，漢藏語分化大約在 6000 年前的年代。下面會看到，上古漢語“吾” \*ngag 在共同藏緬語的同源詞是 \*ŋa，上古漢語“無” \*mjag 在共同藏緬語的同源詞是 \*ma。據此，\*ngag、\*mjag 兩詞的原始形式至晚在 6000 年前已經存在了。

第二，以前主要用古文字中出現的先後給語詞斷代。比方說，甲骨文已經有“日”字，由此可知商代已有 \*njit[太陽，白天]這個語詞。甲骨、金文都沒有“胃”字、“蝨”字，戰國文字中才出現“胃”字（吉日壬午劍），《韓非子·說林下》才出現最早的“蝨”字。以前一般認為“胃”、“蝨”這兩個語詞到了戰國時代才出現。

但是“蝨”、“胃”都有藏緬語的同源詞。從比較語言學的角度來看，“胃”、“蝨”這兩個語詞的前身，早在共同漢藏語已經存在了。

第三，商周漢語以前也有詞彙替換和詞義演變這兩個現象。比方說，“薪” \*sjin<\*sjing 在共同漢藏語裏的語義是[樹，木頭]，漢語跟藏緬語分道揚鑣以後才在上古漢語裏變為[柴火] 義。[樹，木頭]這個義位裏先後出現的語詞是：漢藏語“薪”，甲骨文“木”，《孟子》、《左傳》“樹”。

## 2. 1 共同漢藏語的年代

現在就要舉例說明上面說過的三點。首先要做的事是重抄羅傑瑞《漢語概說》英文原本 13 頁的漢藏語比較表。

表一 漢藏語比較

語義	漢字	中古漢語	上古漢語	藏文	緬文	博多	獨龍
我	吾	nguo	ngag	nga	ŋa	aŋ	ŋà
你	汝	ńzjwo:	njag	—	naŋ	nəŋ	nǎ
不，沒有	無	mju	mjag	ma	ma'	—	mà
二	二	ńzji-	njid	gnyis	hnac	nəy	ǎ-ni
三	三	sam	səm	gsum	súm	tam	ǎ-səm
五	五	nguo:	ngag	lŋa	ŋâ	ba	pəŋ-ŋà
六	六	ljuk	drjəkw	drug	khrok	—	khlu
九	九	kjəu:	kjəgw	dgu	kûi	—	də-gə
太陽，白天	日	ńzjet	njit	nyi-ma	ne	—	nì
樹，木	薪	sjen	sjin	shing	sac	—	—
年，歲	年	nien	nin	-ning	hnac	—	ŋij
名字	名	mjäŋg	mjing	ming	ə-mañ	muŋ	—
耳朵	耳	ńzi:	njəg	rna-ba	na	na:-	ǎ-nà
乳房	乳	ńzju:	njug	nu-mu	nui'	—	nuŋ
關節	節	tsiet	tsit	tshigs	ə-chac	—	tsi
魚	魚	ngjwo	ngjag	nya	ŋâ	ná	ŋa
苦味	苦	khuo:	khag	kha	khâ	ká	kha (咸)
冷，寒	涼	ljang	grjang	grang	—	gazaŋ	glaŋ
殺	殺	ṣät	srat	bsat	sat	—	sat
死	死	si:	sjid	shi-ba	se	təy	çi
毒藥	毒	duok	dəkw	dug	tok	—	—

羅傑瑞表裏的 21 個漢藏同源詞，都是龔書裏收錄的，而且羅龔兩位擬構的上古音幾乎完全一樣，只有兩個例外。“涼”字我們抄錄時把羅氏的 \*gljang 改為龔焯城（2002：202）的 \*grjang；“六”字，抄錄時把羅氏的 \*ljəkw 改為龔氏（2002：205）的 \*drjək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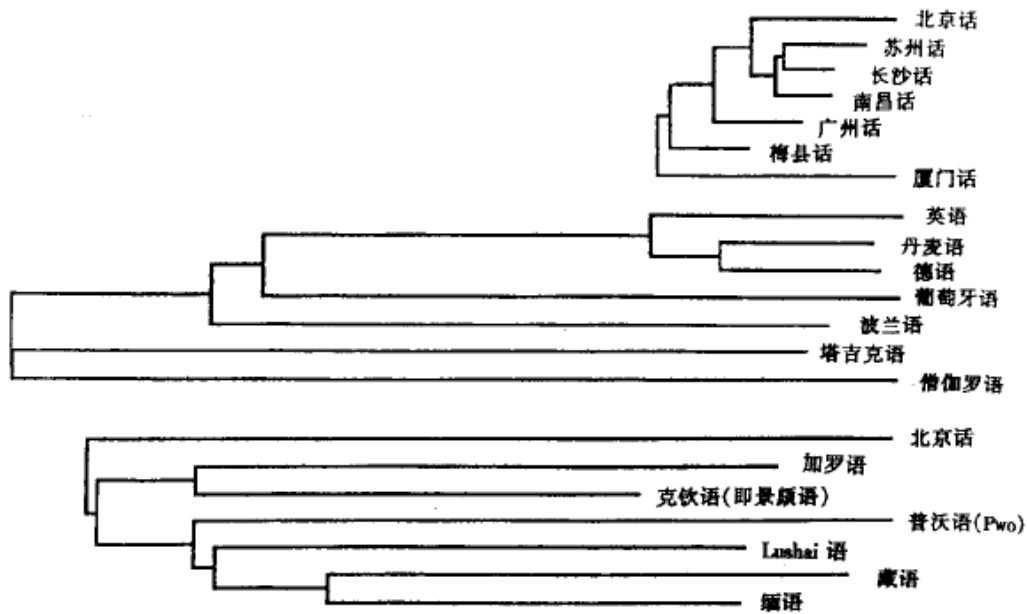
下面嘗試擬構這 21 個語詞在共同漢藏語裏的形式。韻母抄錄龔焯城（1995）裏的擬構，並附上該文的編號以及該文中藏文、緬文、西夏文的同源詞。聲母大致跟龔氏擬構的上古漢語的聲母相同。

表二 龔氏漢藏語比較

	語義	漢藏語	上古漢語	藏文	緬文	西夏文
126	二	*njids	二*njids	gnyis	hnac<*hnit	*njii
127	太陽, 白天	*njid/t	日*njit	nyi-ma	ne<*niy	*njii
130	死	*sjidx	死*sjidx	'chi<*syi	se<*siy	*sji
(2002:171)	殺	*r-siat	殺*r-siat>ṣāt	完成式 bsad	sat	—
246	冷, 寒	*grjang	涼 *grjang>*rjang	grang	—	—
251	年, 歲	*ning	年*ning>*nin	ning	ə-hnac<*ə-hnik	—
254	名字	*mjing	名*mjing	ming<mying	mañ<*ming	*mjiiij
258	樹, 木	*sjing	薪*sjing>*sjin	shing<*sying	sac<*sik	*sji, *sjii
272	關節	*tsik	節*tsik>*tsit	tshigs	ə-chac<*ə-tshik	*tsewr
297	苦味	*khagx	苦*khagx	kha	khâ	*kha
300	我	*ngag	我*ngag	nga	nga	*nga
301	五	*ngagx	五*ngagx	lga	ngâ	—
308	不, 沒有	*mjag	无*mjag	ma	ma'	—
310	你	*njagx	汝*njagx	—	nang	*nja
314	魚	*ngjag	魚*ngjag	nya	ngâ	—
322	乳房	*njugx	乳*njugx	nu-ma	nuw'	*nju 哺乳
326	耳朵	*njəgx	耳*njəgx	rna	nâ	*nju
338	毒藥	*dəkʷ	毒*dəkʷ	dug, gdug	tauk	*do<*du
342	六	*drjəkʷ	六 *drjəkʷ>*rjəkʷ	drug	khrauk<*khruk	*tshjiw
352	九	*kjəgwɣ	九*kjəgwɣ	dgu	kûw	*gjii
366	三	*sum	三*səm	gsum	sûm	*sɔ

語言年代學用斯瓦迪士 (Swadesh 1955) 的 200 個基本詞彙來計算兩個同根生的語言的分離年代。斯瓦迪士的 200 個核心詞中有[我]、[你]、[他]、[我們]、[他們]、[年]、[白天]、[夜晚]、[樹枝]、[葉子]、[草]、[樹木]、[血]、[耳朵]、[手]、[一]-[七]的數目字等。一種語言在一千年以後，它的基本詞彙中有 81% 的條目留存下來，未被替換；兩種語言從共同的母語分化出來一千年以後，它們的基本詞彙最可能有  $81\% \times 81\% = 66\%$  的同源條目。分化出來二千年以後，有  $66\% \times 66\% = 44\%$  的同源條目。分化出來三千年以後，有  $53\% \times 53\% = 28\%$  的同源條目等等 (霍凱特《現代語言學教程》下，264 頁)。

語言年代學的原則最近有人編成了電腦程式，王士元 (2000: 175-177) 用電腦程式分別得到 (1) 漢語方言樹狀圖，(2) 印歐語樹狀圖，(3) 漢藏語樹狀圖如下：



漢語、印歐語和漢藏語的添加樹

然後王士元拿日爾曼語系的樹狀圖來跟漢語方言樹狀圖比較，發現這兩組語言分化的時間長度大致相同，都是約 2000 年。這樣就建立了測量分化時間的標準尺度。

當我們將這一尺度用於整個印歐語樹狀圖時，我們發現它的時間大約是上面所述的 3.5 倍長。這就給出了印歐語分化大約在 7000 年前的時間。

另外，把這一尺度用於漢藏語樹狀圖時，我們發現語言分化時間約有 3 倍長。這就提供了一個大約 6000 年前的年代。近來，在對漢藏語和澳泰語討論中，Peyros 和 Starostin 提出的分化時間為 5000 年到 6000 年前。雖然他們沒有給出證明方法和過程，但與本文的結論一致。

漢語和藏緬語分化於 6000 年前這個結論非常有意思。目前所知最早的文字記載是殷代（西元前 1300-1027 年）的甲骨文，距今有三千年。加上了漢藏同源詞的資料，漢語詞彙史的歷史往前推了一倍，至少再添三千年。

## 2. 2 甲骨文的金文和商周漢語的詞彙





王力先生的《漢語史稿》（下）（1957）是第一本有系統地講詞彙史的書。這本書從《書經》、《詩經》、《論語》等先秦傳世經籍講起。王先生的《漢語詞彙史》（1984 年完稿）則是從甲骨文、金文講起。兩相比較，後者顯然優於前者。

比方說，《漢語史稿》（下）496-497 頁說先秦傳世典籍中有“目”、“耳”、“手”、“頭”等肢體名稱。

臣作朕股肱耳目。（書經·益稷）

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荀子·議兵）

如果想知道甲骨文金文是否有“目”、“耳”、“手”、“頭”這四個字形，就可以去查《甲

骨金文字典》(1993),《金文常用字典》(1987)等古文字的字典。結果是甲骨文有“目”字,意思是[眼睛],有“耳”字,意思是[耳朵]。甲骨文都沒有“頭”字。甲骨文有、,象手之形,是“又”字的初文。金文有 (昌壺)、 (不嬰簋),意思是手腳之手,象五指伸開之手形,為《說文》“手”字篆文所本。

要知道商周以前的情形,就不得不參考漢藏比較的資料。

上面看到“耳” \*njəg有藏語、緬語、西夏語的同源詞,它的前身在 6000 年以前的共同漢藏語已經流行了。

羅傑瑞(1995: 13)認為“目” \*mjəkʷ>mjuk 有藏緬語的同源詞。

	上古漢語	藏文	緬文	博多	獨龍
目	mjəkʷ	mig	myak	megón	miè

但是一般跟幽部入聲-jəkʷ 對應的是藏文-ug、緬文-auk (龔煌城 2002: 116-117)。所以我們對“目”這套同源詞暫且存疑。

西門華德(1929)認為漢語的“手” \*sthjəgw 跟藏文 sug[手]同源。我們認為這不太可能。

參看全廣鎮(1995: 150)的綜述,可知有人認為漢語“頭” \*dug 的同源詞是藏文 thog “上邊兒,上部”,也有人認為同源詞是藏文 dbu “頭(敬)”、緬文 u “頭”。我們對這兩種說法都不怎麼相信。

## 2. 2. 1 “翼”字史前的古誼

如果想知道[手, hand]這個意思在共同漢藏語裏怎樣說,白保羅(1971)、龔煌城(2002: 113)提出的語源值得注意。

288 翼 上古漢語 \*lək>jiək “翅膀”; 藏文 lag 手, 動物的前肢或前腿; 緬文 lak 手, 牲畜的前肢; 西夏文 \*lq 手, 臂。

這套同源詞聲韻關係對得非常準確。

	上古漢語	藏文	緬文	西夏文
聲母	*l->喻四	l-	l-	l-
韻母	-ək	-ag	-ak	ḳ

這樣的聲母、韻母對應關係龔書中有不少平行的例。由此可知第 288 條所列的四個語詞確實是同源無疑。

至於語義,藏、緬、西夏的“手、臂”都是保存了漢藏語未分裂以前的原始意義。易言之,共同漢藏語管手和動物的前肢叫 \*lək; 漢語“翼” \*lək 在漢藏語的古誼是[手, 動物的前肢], 在上古漢語才變為[翅膀]義。

## 2. 2. 2 “蝨”字的出現年代

現在來討論“蝨”字的出現年代。

“蝨”是個晚出的字。甲骨文沒有“蝨”這個字形，也沒有其他寫\*srjik>\*srjit[蝨子]的字形。金文亦然。“蝨”字最早出現於《韓非子·說林下》：“三蝨相與訟，一蝨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蝨曰：‘爭肥饒之地。’”只憑文字的記載，“蝨”字的出現年代應該在戰國（西元前 480-222 年）。

“蝨”字漢藏語系的語言中有同源字。龔煌城（2002：112）：

273 蝨 上古漢語\*srjik>\*srjit>sjet[蝨子]；藏文 shig 蝨子；西夏文\*sjiw 蝨子。

柯蔚南（1986：106）又添了三種語言的同源詞：

列普查語（Lepcha）śak 蝨子；盧舍依語（Lushei）hrik 蝨子；Bunan 語 śrig 蝨子。

白保羅（1971：#439）擬構了共同藏緬語\*s-rik[蝨子]。

據此，“蝨”是漢語最古老的語詞之一。至晚西元前 4000 年共同漢藏語已有\*srjik[蝨子]這個語詞，戰國時代又有“蝨”\*srjit。所以，當中的夏代、商代、周代也有這個語詞。甲骨文沒有“蝨”這個字形不等於商代漢語中沒有後來寫作“蝨”的那個語詞。金文沒有“蝨”這個字形不等於西周春秋的詞彙中沒有表示[蝨子]的\*srjik>\*srjit 字。

### 2. 2. 3 商代漢語的“吾”和“我”

現在來討論商代漢語裏的第一人稱代詞和疑問代詞。問題在於商代的漢語口語中有沒有第一人稱代詞\*ngag，也就是後來寫作“吾”的那個語詞？有沒有疑問代詞\*gal，也就是後來寫作“何”的那個語詞？

張玉金《甲骨文語法學》頁 22 說：

甲骨文共有八個代詞，即“我、餘、朕、汝、乃、之（止）、爾、茲”等。有的“它”和“其”也可能是代詞。


甲骨文中沒有疑問代詞。

《商周古文字讀本》305、405 頁說：

吾[wú] “吾”甲骨文未見，金文從口五聲。五，或作、.

我[wǒ] 甲骨文作、、、、，像一種兵器的形狀。

作為甲骨文、金文的描寫，張書和《讀本》無疑是正確的：甲骨文有“我”字，沒有“吾”字，金文才出現“吾”字。我們是不是可以根據這件事實認為，商代漢語只有第一人稱代詞\*ngal “我”，而沒有第一人稱代詞\*ngag “吾”？

大概不能。“吾”是個魚部字。“吾”的聲符“五”也是個魚部字。列國的金文有個寫作的“吾”字，聲符“魚”字也是魚部。魚部在漢藏比較的對應規律是：

	上古漢語	藏文	緬文	西夏文
魚部	-ag	-a	-a,-â	-a

龔氏漢藏語比較表裏的“苦、吾、五、無、汝、魚”這六個魚部字都符合這個對應規律。因此，跟藏文 nga[我]、緬文 nga[我]對應的是上古漢語\*ngag “吾”而不是上古漢語的\*ngal “我”。

易言之，共同漢藏語已經有\*ngag[吾]這個語詞，西周又有“吾” \*ngag 字。所以當中的夏代、商代口語裏也有\*ngag 字。

上古漢語歌部跟藏文、緬文的對應規律是：<sup>1</sup>

上古漢語	藏文	緬文
歌部-al	-al	-a/-ay

例如龔煌城（1995）的第 163 到 168 條：

	上古漢語	藏文	緬文
加	*kral> 𠬪ka 增加	khral 稅，職務，處罪	—
河	*gal> 𠬪yâ（黃）河	rgal 渡過，渡（河）	—
荷	*galx> 𠬪yâ 負荷也	sgal 馱畜之負荷物	ka’鐵木做的鞍轡
披	*phrjal> 𠬪phjě 分也，散也	’bral 分離，分散	Prây 裂開，拉開
離	*rjal> 𠬪ljě 分離	’phral 分離	prâ 分成幾塊
疲	*brjal> 𠬪bjě 勞也，乏也	’o-brgyal 辛苦，疲倦	—
罷	*brjal> 𠬪bjě 倦也	brgyal 昏倒，悶倦	—
垂	*gljual> 𠬪zjwě	’jol<*’lyol 曳垂	lway 自肩垂下

據此，“我”字歌部，上古音應該擬作\*ngal。這也是我們上面把“我”的上古音寫作\*ngal 的原因。

上古的指代詞往往有魚、歌兩種形式。<sup>2</sup>

	魚部	歌部
第一人稱	吾*ngag	我*ngal
第二人稱	汝*njag	爾*njal <sup>3</sup>
疑問代詞	[胡*gag]	何*gal
遠指代詞	夫*bjag	彼*pjal

“吾”字在《論語》、《左傳》等傳世經籍中主要是用在主位，“我”字主要是用在賓位。我們猜想商代漢語中的\*ngag/\*ngal之別也是主/賓之別。商代的𠬪、𠬪、𠬪等字形泛指\*ng-聲母的第一人稱代詞。當這個代詞用在主位，“我”字就說成\*ngag；當這個代詞用在賓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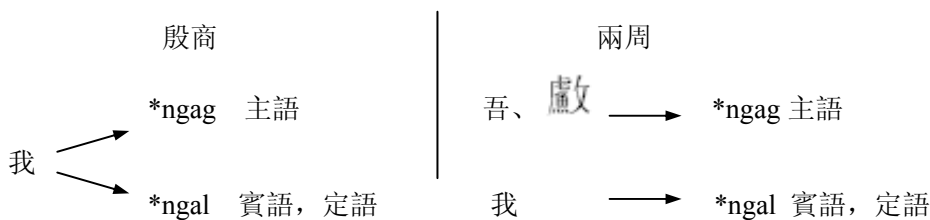
<sup>1</sup> 歌部跟藏文、緬文的對應規律不只一種，請參看龔煌城（2002：62）。

<sup>2</sup> 鄭張尚芳（1992）首先指出這個現象。

<sup>3</sup> 王力《同源詞典》（1982）頁 156 認為“爾”屬於歌部。



“我”字就說成\*ngal。西周出現“吾”、“**𠄎**”<sup>4</sup>這兩個字形，於是變成先秦一字一詞的局面。



換句話說，兩周是一個蘿蔔一個坑，殷商是一個蘿蔔兩個坑，分配得不均勻，就需要說話的人來做調整。

## 2. 2. 4 商代漢語的疑問代詞\*gag 和\*gal “何”

張玉金先生所說的“甲骨文中沒有疑問代詞”引出兩個問題。一、商代漢語有沒有疑問代詞？二、如果有的話，商代漢語最可能用哪個或哪幾個？

我們的回答是：一、所有的語言都有疑問代詞。商代漢語是一種語言，所以商代漢語也有疑問代詞。二、最可能用的有兩個。一個是“何”，“何”是先秦最常用的疑問代詞。丁聲樹先生（1942）指出，《詩經》裏的“曷”是“何時”的合音詞，“胡”是“何故”的合音。還有“盍”是“何不”的合音詞。另一個是\*gag。藏文最常用的疑問代詞是 ga。上古漢語跟 ga 對應的是魚部的\*gag。

這種想法遇到一些困難。<sup>5</sup>

<p>藏文</p> <p>1. ga</p> <p>2. ga-la 向何處</p>	<p>上古漢語</p> <p>*gag 胡=何*gal+故*kag</p> <p>*gal 何</p>
--	---

第一條認為藏文 ga 與上古漢語的“胡”字對應。但“胡”是“何故”的合音詞。ga 是藏文中的基本詞。我們不應該把基本詞和合音詞拿來配對。第二條認為，從音韻的角度來看，跟\*gal “何”門當戶對的是藏文 ga-la。這個片語是疑問代詞後面加後置詞，意思是[向何處]。不過這種做法是把一個語詞和一個片語來配對，不見得是很好的辦法。

我們一時也想不出什麼更好的解決辦法，只好暫且承認下面這對音韻對應關係不太準確的同源詞。

上古漢語“何” \*gal  ：  藏文 ga[什麼，何]

另一方面，龔煌城（1995）指出“夫”在藏語裏有同源詞：

306 夫 上古漢語\*bjag> ɓju[此，彼]。藏文 pha 彼岸，那邊，那一頭； pha-gi 在彼

<sup>4</sup> 《甲骨金文字典》883 頁、《商周古文字讀本》400 頁都說甲骨文有“**𠄎**”（“**𠄎**”）字，出處是《前》六.五〇.三。不管甲骨文是否有這個字形，商代漢語肯定有第一人稱代詞\*ngag。

<sup>5</sup> 龔煌城（2002：113）認為藏文 ga-na、gang、ga-tshod、gag gi red 在上古漢語的同源詞是“胡” \*gag。柯蔚南（1986：160）認為是“何” \*gar>ya。請參看。

方的。

共同漢藏語指代系統大致如下：

	緬文	藏文	上古漢語	
第一人稱	nga	nga	吾*ngag	我*ngal
第二人稱	nang	—	汝*njag	爾*njal
疑問代詞	—	ga	—	何*gal
遠指代詞	—	pha	夫*bjag	彼*pjal

現在回顧一下為什麼甲骨文沒有“蝨”字，甲骨文為什麼沒有“吾”字，沒有疑問代詞。

甲骨文沒有“蝨”字，是因為卜辭金文基本上是一種殿堂文學。“蝨”字不登大雅之堂，沒有資格出現于史官的刀筆下。

甲骨文沒有“吾”字，是因為當時的文字還沒有發展到一字一詞的境界。眾所皆知，甲骨文裏“命”“令”同字，“蠻”“樂”同字，“聽”“聖”同字，“卿”“饗”同字。這裏面有些是一對同源詞，有些是語源上沒有關係的兩個語詞。所相同的是在XY同Z字的時候，看到Z，按照上下文，可以說出XY兩個聲韻不同的語詞。甲骨文的“我”字也是這樣。因為沒有專寫\*ngag[吾]的字形，“我”字就身兼兩職，同時代表\*ngal[我]、\*ngag[吾]兩個代詞。

甲骨文沒有疑問代詞是因為殷墟卜辭用的是正反對貞，從正反兩方面對所卜之事進行占卜，例如：

辛卯卜，殼貞：王入于商？辛卯卜，殼貞：王勿入于商？（殷虛文字丙編 圖版捌零八七頁，釋文 119 頁）

“王入于商”是正貞，“王勿入于商”是反貞。歷代殷王經常出巡，每到一個地方以前總是要占卜問凶吉。問的方式總是決定了目的地，然後去問凶吉。目的地可能是商，也可能是亳、杞、敦等地。但是卜辭從來不問“明天該到哪兒去”。不這麼問是因為貞人看了龜甲上的卜兆無法回答。

## 2. 3 商周漢語以前的詞彙替換和詞義演變<sup>6</sup>

詞彙替換是語言裏常見的現象。現在說“走”，古人說“趨、行”。現在說“跑”，古人說“奔、走”。現在“再會”的“再”，古人說“複”，如《左傳》僖公五年：“晉侯複假道于虞以伐虢。”

這裏還牽涉到詞義的演變。比方說，“走”這個語詞從古代的[快跑]變到現在的[行走]。“再”從古代的[兩次，第二次]的意思變到現代事情或動作重複的意思。我們可以把上面說的意思寫成：

<sup>6</sup> 有人認為這種研究是空中樓閣。例如蔣紹愚《古漢語辭彙綱要》62頁：“不過，在文字產生以前的詞的本義是什麼？我們現在已無法知道了。”又66頁“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遇到的最大困難是資料的缺乏。甲骨文是我們見到的最早的語言資料，所以，在甲骨文以前一個詞有哪些意義，哪一個又是它的本義，根本無法用資料來確鑿地證明。”請參看。

詞義演變

“走” [快跑] > [行走]

“再” [第二次] > [重複]

詞彙替換

[快跑] 1. “走” 2. “跑”

[重複] 1. “複” 2. “再”

放在方括弧裏的是語詞的語義，比方說，[跑]=[run]，[再]=[again]。

上面已經看到商周以前的一個例：

“翼” 共同漢藏語[手，動物的前肢] > 上古漢語[翅膀]


[手] 1. “翼” 2. “手”



下面再舉六個例：<sup>7</sup>

	共同漢藏語		商周漢語
1. “薪”	[樹木]	>	[柴火]
2. “夕，夜”	[月亮]	>	[晚上]
3. “辛”	[肝]	>	[辣，苦]
4. “肝”	[腰子]	>	[肝臟]
5. “仁”	[心臟]	>	[愛人]
6. “心”	[想]	>	[心臟]

1. 薪 上古漢語\*sjing>\*sjin>ɹsjen[柴火]。

藏文 shing<\*syng[樹，木]；緬文 sac<\*sik[木，木材]；西夏文\*sji[樹，木材，柴]，\*sji[樹，植物]。

《詩·周南·漢廣》：“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薪”字甲骨文作（前 5.4.4）、

（佚 580）、（後下 9.1）等形，從斤，從（辛），從（木），象以斤斫木之形，為“薪”之本字。

很清楚的，“薪”字在商周漢語裏的語義是[柴火]。

根據第 1 條的顯示的漢藏比較的資料，\*sjing 在共同漢藏語裏的語義是[樹，木]。所以：

共同漢藏語\*sjing[樹，木]>上古漢語\*sjin “薪” [柴火]

英語 beam “橫樑，上樑”是德語 baum “樹”的同源詞。它們的共同語源是日爾曼語 \*baumaz（以及\*bagmaz）“樹”。在古英語變為 bēam “樹，橫樑”然後變為現代英語 beam “橫樑，上樑”。這個語義演變跟上面所說的“[樹，木]>[柴火]”相似。

獨龍語是雲南境內屬於藏緬語族的一種語言。羅傑瑞《漢語概說》（1995：13）曾經引用獨龍語的資料，本文第一節轉引。《獨龍語簡志》（1982）30 頁說：

多義詞本身一般有一個基本意義，其他意義是從這個基本意義派生出來的。例如：

ciŋ] 有“樹”、“柴”、“木頭”等意義。

<sup>7</sup> 這六個例的漢藏比較資料都抄自龔煌城（2002，2004）：#258 “薪（111 頁）”，#201 “辛（107 頁），#140 “肝（102 頁），#255 “仁（110 頁），#372 頁“心（119 頁）。“夕”字的例在 207-208 頁。



nǎml 有“天”、“天氣”、“雨”、“天空”等意義。

按：獨龍çij跟藏文 shing<\*syng “樹，木”同源，也跟漢語\*sjin[柴火]同源。

當一個語詞從[A]義變為[B]義，總會有個過渡時期兼有[A][B]兩義：

[A] → [A, B] → [B]

古英語 bēam “樹、橫樑”就是個過渡時期的語詞。獨龍語çij字兼有[樹，木]、[柴]兩義，也是個過渡時期的語詞。

上古漢語還有兩個表示[樹]義的語詞。一個是“木” \*muk>muk  甲三五一〇、 散盤。

甲骨文均象樹木之形。[樹木]，《晉鼎》“于王參門口口木榜”。


另一個是“樹” \*djugs>zju<sup>2</sup>。[種植，栽種]。《孟子·梁惠王上》：“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引申為[樹木]，名詞。《左傳·昭公二年》：“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木”、“樹”這兩個語詞都沒有藏緬語的同源詞。

總起來說，[樹木]這個義位裏的詞彙替換是：

[樹木] 1.\*sjing (“薪”) 2.木\*muk 3.樹\*djugs

2. 夕 原始漢語\*s-ljiak>上古漢語\*ljiak>zjāk[夜]。

《人》1618：“壬辰卜，旅貞：今夕亡禍三月。”《毛公鼎》：“虔夙夕  (惠) 我一人。”

藏文 zla-ba “月亮”，緬文 la’ “月亮，陰曆的月份”，共同藏緬語\*s-la “月亮”（《漢藏語言概論#144》）。

“夕”字中古邪母 zj-。原始漢語\*s-lj->z-的例還有“習”字（龔煌城 2002：208）：

2’ 習 原始漢語\*s-ljəp>上古漢語\*ljəp>zjəp[練習，實習]。《論語·學而》：“學而時習之。”

藏文 slob-pa，未來式 bslab “學習，教授”。slobs “練習，實習”。

[月亮]這個義位，共同漢藏語用\*s-la/\*s-ljiak（後來寫作“夕”的那個語詞），後來\*ngwjat “月”在商周漢語裏興起，就替代\*s-ljiak 而成為表示[月亮]的語詞，而\*s-ljiak>\*ljiak 的詞義，也從[月亮]轉為[夜]。

3. 辛 上古漢語\*sjin> ɹsjən[辣味]。《書·洪範》：“曲直作酸，從革作辛。”《荀子·正名》：

“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楚辭·招魂》：“大苦咸酸，辛甘行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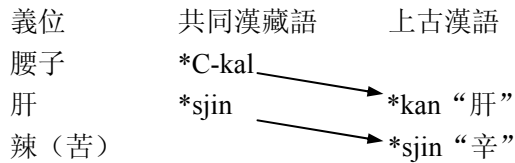
藏文 mchin<\*m-syin “肝”，緬文 sâñ<\*sîn “肝”，西夏文\*sji “肝”。

4. 肝 上古漢語\*kan> ɤkân[肝臟]。《莊子·盜跖》：“盜跖乃休卒徙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

藏文 mkhal “腎臟，腰子”，緬文 khâ “腰，腰部”，共同藏緬語\*m-kal（《漢藏語言概論》#12）。

上古漢語“肝” \*kan 在漢藏語的前身\*C-kal 詞義是[腰，腰部]，“辛” \*sjin 在漢藏語的前身\*sjin 詞義是[肝]。後來\*kan 的詞義從[腰，腰部]轉為[肝]，\*sjin 的詞義也從[肝]轉為[辛

(苦) ]。這個內臟大移位可以圖解為：






5. 仁 \*njing>\*njin> ńjžjēn[愛人]。《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又《述而》：“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藏文 snying “心臟，心房”，緬文 hnac<\*hnik “心”，西夏文\*njij “心”。

這個語詞在共同漢藏語的詞義是[心臟]，後來在漢語裏詞義從具體轉為抽象，就變成“仁” \*njin，意思就是孔子所說的“愛人”。

6. 心 \*sjəm<\_sjəm[心思，思想，意念]。《瘕鐘》甲組：“文考克明昏（厥）心。”《中山王

壺》：“<sup>罍</sup>渴（竭）志盡忠，以左右昏闕（辟），不貳其心。”《易·系辭上》：“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詩·小雅·巧言》：“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甲骨文不見“心”

字。金文作 （師訊鼎）、（師望鼎）。金文與《說文》心字篆文（）同。

藏文 sem(s)，完成式 sems，bsams，未來式 bsam “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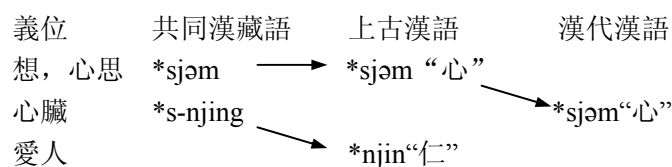
陳初生先生《金文常用字典》頁 943 給“心”下的定義是“心思，思想，意念”。本文上面抄錄陳初生的定義，連帶四個例句都是從陳書抄錄下來的。

[心臟]義的“心”字用例出現得頗晚：《素問·痿論》：“心主身之血脈。”《列子·湯問》：“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

藏文 sem(s)在 Jäschke《藏英詞典》的定義是 soul ‘靈魂’，mind ‘心思’；sém(s)-pa 的定義是 to think ‘想’，to meditate, muse, wonder ‘靜思、玄想’。格西曲札《藏文辭典》910 頁 sems 的定義是“心，六識（佛）”，911 頁 sems-pa 的定義是“思（佛），意業，分辨，驅役相應識趣境之心。[增]1.想、思維。2.想像、幻想、推想。3.記憶。”

據此，\*sjəm 在共同漢藏語的詞義是[想，心思]。[心臟，心房]是\*sjəm “心”在漢語裏的後起義。

下面給\*sjəm、\*s-njing 的演變做個圖解：



### 三、上古漢語語源詞典

語源學的目的是為了說明 X 語詞是怎麼來的，Y 語詞是怎麼來的等等。上古漢語絕大多數的詞素是單音節的。現在來對上古單音節語詞的來源作一些觀察。

第一，有些語詞是共同漢藏語傳下來的。目前知道有三百來個語詞，如上面討論過的“吾、汝、無、二、三、薪、蝨”等。這類是漢語裏面最古老的語詞。

第二，有些語詞是從漢語的鄰居借來的。羅傑瑞(1995: 17)曾經論證上古漢語的“狗” \*kug>kəu: 是從共同苗瑤語 \*klu<sup>2</sup>B[狗]借來的；漢語的“犢” \*duk<duk 是從阿爾泰語借來的，比較蒙古語 *tuγul*，滿洲語 *tukšan*，鄂溫克 (Evenki) 語 *tukučən* “小牛”，拉穆特 (Lamut) 語 *tu~tuγu-* “生小牛”。

最有名的是“江” \*krung>kāng 字。羅傑瑞和筆者認為這個河流名借自南亞語，如越南語 *sông* (<\*krong)，蒙文 (Written Mon) *kruj* “河流”。

第三，漢藏比較研究興起後，我們知道共同漢藏語有若干不自成音節的詞頭、詞尾為漢語所承繼。這些詞頭詞尾加在基本詞身上，就會產生派生詞。龔煌城《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的詞頭詞尾》(2000)、《上古漢語與原始漢藏語帶 r 與 l 複聲母的構擬》(2001) 就有不少精彩的例證。

N-s- : s-

s- 上古漢語 三 \*səm>sâm, 藏文 *gsum*, 緬文 *sûm*

N-s- 上古漢語 參 \*N-səm>\*tshəm>tshâm

上古漢語 驂 \*N-səm>\*tshəm>tshâm

s-r- : r- 上古漢語 吏 \*rjəgs>lǐ, 使 \*s-rjəgx>shǐ

上古漢語 林 \*rjəm>lǐəm, 森 \*s-rjəm>sjəm

s-m- : m- 上古漢語 墨 \*mək>mək, 黑 \*s-məks>xək

藏文 *smag* 黑暗, 緬文 *mang* 墨, *hmang* 墨

-s : -ø 上古漢語 量 \*grjang>\*rjang>liáng 動詞

\*grjangs>rjangs>liàng 名詞

藏文 *N-grang* 數 (動詞), *grangs* 數目, 數量 (名詞)

緬文 *khrang* “to measure with a measure of capacity” 量 (糧食)

把這三類知識積累起來將來也許能編一部上古漢語語源詞典。

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中國的中學裏會有這樣的對話。

“吾”字是怎麼來的？“吾”字是共同漢藏語傳下來的。那麼“江”字呢？“長江”的“江”字是從南亞語借來的。

“黑”字是怎麼來的？古代在“墨”字前邊兒加上了個 s-詞頭，就造出了“黑”字。那麼“墨”字呢？“墨”字和“黑”字都是漢藏語傳下來的。當然，在原始漢藏人的時代，\*mək 所指的可能是樹枝燒盡後留下的黑炭。

“森”字是怎麼來的？古代在“林”字前加上了個 s-詞頭，就造出了“森”字。那麼“林”字呢？那就知道了。

## 四、目前的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本文討論了 42 個共同漢藏語的語詞，他們在漢語裏的寫法是：

吾 汝 無 二 三 五 六 九 日 薪 年 名 耳 乳 節 魚 苦 涼  
殺 死 毒 蟲 加 河 荷 何 披 離 疲 罷 垂 夫 翼 夕 辛 肝 仁  
心 習 黑 墨 量

其中“薪、翼、夕、辛、肝、仁、心”這七個語詞在從漢藏語到漢語的傳遞過程中語義有比較大的改變。

本義還討論了八對同源詞：

吾，我      汝，爾      夫，彼      三，參      墨，黑      量（平），量（去）  
吏，使      林，森

其中前六對中的基本詞在共同漢藏語中有源可尋，後兩對更早的語源不明。

龔煌城書裏 300 來個漢藏同源詞是個寶藏。今後可以做的很多。比較重要的是（一）用斯瓦迪士的 200 個核心詞做個漢藏比較的基本詞彙。（二）用共同漢藏語的詞彙可以推測漢藏人的自然環境、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發源地。

#### 參考文獻：

- 丁聲樹 1942 《論詩經中的“何”、“曷”、“胡”》，《史語所集刊》10：347-367。
- 王 力 1957 《漢語史稿》（下），中華書局。
- 1984 《漢語詞彙史》，收入《王力文集》第十一卷，1990，山東教育出版社。
- Wang, Willam S.-Y. (王士元) 1998 Three windows on the past. In Victor Mair (ed.), *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508-564. 漢譯本《考察歷史的三個視窗》，收入王士元 2000：155-186。
- 2000 《語言的探索》，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方述鑫等 1993 《甲骨金文字典》，巴蜀書社。
- Bodman, Nicholas C. (包擬古) 1980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Contribution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ssues and Materials*, 34-199. Leiden: E. J. Brill. 漢譯本《原始漢語與漢藏語》（包擬古著，潘悟雲、馮蒸譯），1995：46-241，中華書局。
- Benedict, Paul K. (白保羅)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ontributing editor: James A. Matisof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漢譯本《漢藏語言概論》（本尼迪克特著，馬提索夫編，樂賽月、羅美珍譯，瞿藹堂、吳妙發校），198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語言室。
- 全廣鎮 1996 《漢藏語同源詞綜探》，臺北，學生書局。
- Simon, Walter (西門·華德) 1929 Tibetisch-chinesische Wortgleichungen: Ein Versuch. *MSOS* 32: 157-228.
- 俞 敏 1989 《漢藏同源詞譜稿》，《民族語文》1：56-77；2：49-64。
- Coblin, W. South (柯蔚南) 1986 *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 Nettetal: Steyer Verlag.

- 孫宏開 1982 《獨龍語簡志》，民族出版社。
- 陳初生 1987 《金文常用字典》，陝西人民出版社。
- Swadesh Morris (斯瓦迪士) 1955 Towards greater accuracy in lexicostatistic da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20: 123-133.
- 張玉金 2001 《甲骨文語法學》，學林出版社。
- 蔣紹愚 1989 《古漢語詞彙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
- 劉翔等 1989 《商周古文字讀本》，語文出版社。
- 鄭張尚芳 1992 《切韻 j 聲母與 l 韻尾的來源》，《紀念王力先生九十誕辰論文集》，山東教育出版社。
- Hockett, Charles (霍凱特) 1958 *A Course in Modern Linguistics*. New York: MacMillan. 漢譯本《現代語言學教程》(索振羽、葉蜚聲譯)，1986，北京大學出版社。
- Norman, Jerry (羅傑瑞)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漢譯本《漢語概說》(羅傑瑞著，張惠英譯)，1995，語文出版社。
- 龔煌城 (Gong Hwang-cherng) 198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 《史語所集刊》51.3: 455-490。收入龔煌城 2002: 1-30。漢譯本《漢、藏、緬語母音的比較研究》(席嘉譯)，載《音韻學研究通訊》(中國音韻學研究會編，1989)，第十三期，12-47。
- 1993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漢語上古音流音韻尾的擬測》，《西藏研究論文集》4: 1-18。收入龔煌城 2002: 30-65。
- 1994 The first palatalization of velars in late Old Chinese,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131-142. 收入龔煌城 2002: 67-77。
- 1995 The system of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41-92. 收入龔煌城 2002: 78-124。
- 2000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的詞頭問題》，《語言暨語言學》1.2: 39-62。收入龔煌城 2002: 161-182。
- 2001 《上古漢語與原始漢語帶 r 與 l 複聲母的擬構》，《台大文史哲學報》54: 1-36。收入龔煌城 2002: 183-211。
- 2002 《漢藏語研究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2004 《漢藏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
- The American Heritage College Dictionary*, Third Edition 1993 Boston·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rofessor Gong Hwang-cherng has reconstructed rhymes of more than 300 Sino-Tibetan cognate words, while their initials could be also generally reconstructed out. This paper tries to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udy of Sino-Tibetan comparison to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hinese lexicon, shown as follows: First, the Sino-Tibetan cognates make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exicon date back to 6000 years ago, adding at least 3000 years to the recorded history of Chinese lexicon. Second, the words appearing late in the old documents do not necessarily appear late in the language. For example, *Shi* 蝨 ‘louse’ occurred earliest in *Han Feizi* 韓非子 ‘works of Han Feizi’ (writte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yet \*srjik>\*srjit [蝨子] ‘louse’ has cognates in Tibetan, Lepcha and Lushei, showing that it was already popular in Proto-Sino-Tibetan language. Thi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o-Tibetan comparison, we can observe that \*ngag[吾], \*njag[汝] and \*bjag[夫、彼] are the oldest pronouns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so the fact that there is first person pronoun *Wo* 我 but no *Wu* 吾 in the Shang bone inscriptions is not enough to argue that there does not exist *Wu* 吾 in Shang period Chinese. Fourth, we prove that ‘薪’ \*sjing>\*sjin means ‘tree’ in Proto-Sino-Tibetan language, and then refers to ‘firewood’ in the Shang dynasty, and that the oldest meanings of ‘翼’\*lək, ‘肝’\*C-kal, ‘辛’\*sjin, and ‘夕’\*s-la are ‘hands, forelimbs of animals’, ‘kidney’, ‘liver’, and ‘moon’ respectively. Finally we discuss what sort of preparatory work is necessary to compile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Old Chinese.

**Key Words:** Sino-Tibetan comparison, historical lexical semantics, etymology, morphology, semantic change, lexical replacement